



木金
集克

第四卷

金克木集

· 第四卷 ·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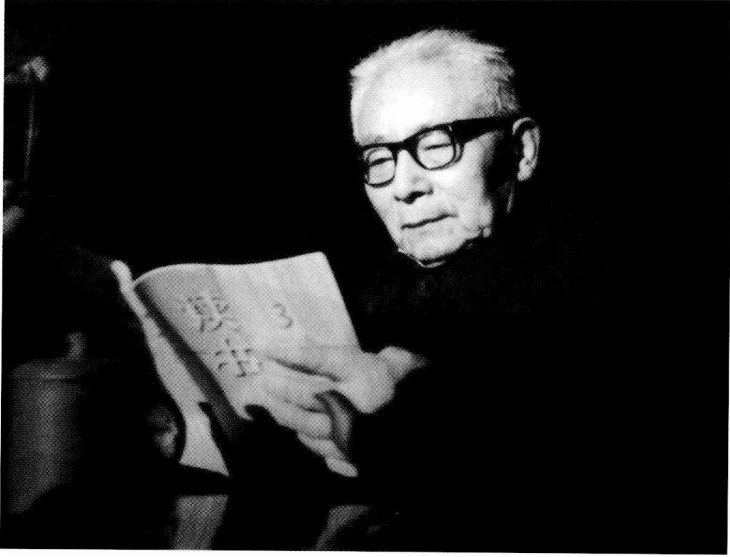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克木集. (1-8 卷) / 金克木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5
ISBN 978-7-108-03496-0

I. ①金… II. ①金… III. ①金克木 (1912 ~ 2000) —文集
IV. ①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649 号



《读书》的老作者



看夫人与孙女下棋

(古城独白)

年 月 日 第 页
目 录

(前记)

日期

- | | | |
|-----|------------|-------|
| 1. | 读书——读语言世界 | 90/1 |
| 2. | 谈天 | 89/12 |
| 3. | "律"的领导世界 | 90/2 |
| 4. | 烽火·鸿门宴 | 90/3 |
| 5. | "道、理"·《列子》 | 90/4 |
| 6. | 虚字·抽象画·书法 | 90/7 |
| 7. | 台词·替台词 | 90/8 |
| 8. | 真真假假谈"红楼" | 90/9 |
| 9. | 古"读书无用论" | 90/6 |
| 10. | 食人·王道 | 90/11 |
| 11. | 日本是怎样现代化的? | 90/4 |
| 12. | 小人物·小文章 | 90/10 |
| 13. | 说"楼" | 90/12 |

86.8.(1992)

作者手稿



一九八六—一九九一年间自编文集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作者一九八六一一九九一年间的七部自编文集。

《旧学新知集》虽由三联书店于一九九一年出版，但除了两篇民国年间的旧作外，都是一九八四—八六年间作品，写作主题可看出与第三卷的关联。

《燕啄春泥》收录了作者写于一九八四—八六年间的关于文化问题的杂文，曾用各种笔名（如安琪、柯可、止默等）在报刊上发表。人民日报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结集出版。

《燕口拾泥》为作者一九八六一八七年发表于《文艺报》、《读书》和《群言》上的“带点学术气味”的文章合集，大多用笔名“辛竹”发表，浙江文艺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结集出版。

《文化的解说》写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分五个部分综说“文化”，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出版。

《文化猎疑》为接续《文化的解说》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写于一九八七—一九九〇年间，上海三联书店于一九九一年结集出版。

《书城独白》多写于一九八九—一九九〇年，均发表于《读书》杂志。上海三联书店于一九九一年以专栏名称结集出版。

《无文探隐》如作者所言，为“《文化的解说》的续篇”，所收八篇文章曾发表于一九九一年《读书》杂志，上海三联书店于一九九一年十月结集出版。

本卷目录

旧学新知集	1
燕啄春泥	253
燕口拾泥	349
文化的解说	427
文化猎疑	487
书城独白	599
无文探隐	675

旧学新知集

目 录

- 自序 5
- 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 13
- 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 27
- 谈清诗 42
- 读书·读人·读物 51
- 《摩诃婆罗多插话选》序 56
- 印度画家阿·泰戈尔的美学思想略述 71
- 印度哲学思想史设想 93
- 谈歧义语法 108
- 谈读书心理学 128
- 谈外语课本 137
- 中国书的三期变化 144
- 从北京城谈到中国文化 148
- 古诗三解 152
- 谈格式塔心理学 161

怎样读汉译佛典

—— 略介鸠摩罗什兼谈文体 170

《玉台新咏》三问 180

读《大学》 190

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 202

诗作为传达信息中介

—— 古诗形态学研究设想之一 210

诗如何传达信息

—— 古诗形态学研究设想之二 216

文化问题断想 226

美术三疑问 229

谈读书和“格式塔” 237

文化三型·中国四学 243

自序

近两三年来的一些文章，加上三十年代的一篇和四十年代的一篇，合成一集，题名《旧学新知集》。这会使人联想到朱熹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因此需要声明：书名只用了诗句前半，后半不仅用不上，而且恰好相反。这集子里的文章是稀松、浅薄的。这只是一些读书笔记，甚至可以说是不读书的笔记。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实情。发表出来只是因为里面多少有点自己意见，也许可供参考。为了说明，写一些话在前面，算是自序吧。

大约一九七八年以后，我才再到图书馆去公然看一点不是指定非看不可的书。许多年没有这样看书，从前学过的几乎全忘了，世上的新书和新学全不知道。无论中文书、外文书，看起来都只是似曾相识。我仿佛返老还童，又回到了六十年以前初读书的时代，什么书都想找来看看。图书馆中新书不成系统，东一本，西一本，外国刊物也不容易看到。那时我不能算是读书，只是像好奇的小孩子一样看书。看着，看着，随手写下一点小文，试试还会不会写十几年或几十年前那样的文章。笔也呆笨，文也不好。不料《读书》杂志创刊，居然肯打破栏目壁垒，刊登我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一九八一年先把一些同一范围的新旧文章合成一集，题名《印度文化论集》，交去出版。很惭愧，没有几篇像样的，还不如在这前后出版的三本翻译，可以沾原作的光。一九八三年将新写的一些文章又合成一集，题名《比较文化论集》，也出版了，里面有不

少是《读书》刊载过的。现在编成的这一集，其中很多也是《读书》上刊登过的。加上两篇旧的，是因为有人向我提到而原来刊载的杂志现在不易找到，内容和近来写的有点关系。由这四十年、五十年前的文可见我实在没有多大进步，写的不过是小学生的作文练习。这些书印数很少，使出版社耗费资金，我很感不安。

这些年我健康情况不佳，几乎没有参加学术活动，缺少向前辈和同辈请教的机会，对许多国际会议和来华学人茫然无知。我的新的老师和信息来源是几位青年，其中有大学生和研究生。我不是导师，他们可能把我当作世外闲人，有时光顾和我闲谈，使我获益不少。我随着青年的兴趣跑，似乎受到感染，胆子越来越大，什么问题都去插嘴，实在不自量力。直到今年，人越老，来的客越少，图书馆也难得去，应当搁笔了。所以才编这一集，名副其实是未全忘的一点旧学加上从年轻人启发而来的一点新知。

为什么我说现在看书仿佛是回到了童年呢？因为那时我就是这样读书的。教师要求我读的书我要读，但同时我又看一些自己要看的书。我有了两套读书序列。人家要我读的书当然给了我不少益处，我自己要读的书给了我也许更大的影响。家里的书非常杂乱，全是旧书。新书、新杂志只有到小学里看。我还到小学老师家里去向师母请求背地开放老师的书橱。这样，毫无系统，半懂半不懂，匆匆翻阅，什么书都看。有的书翻过去再也不看了。有的书全看一遍，又摘看不知多少遍。我胡乱看过的书比人家要我读并背诵下来的书多得多。于是我成了一个书摊子，成不了专门“气候”。我好像苍蝇在玻璃窗上钻，只能碰得昏天黑地。不料终于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竟飞了出来。那是小学毕业后的一九二六年，我看到了两部大书。一是厚厚的五大本《新青年》合订本，一是四本《中山全书》。这照亮了我零星看过的《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随后又看到了创造社的《洪水》和小本子的《中国青年》。我仿佛《孟子》中说的陈良之徒陈相遇见了许行那样“大悦”，要“尽弃其所学而学焉”。可是学的路

子不对，照旧杂乱无章，粗枝大叶。这种两套读书习惯使我一辈子成不了专门家，到老了又还原成为小孩子。这大概可以贡献给青年作为反面教训。读书只要一套，不可两套。比如写字，要规规矩矩临一种帖，在“九宫格子”内学，不可三心二意写出了格子。应当遵守规定，照外来的要求读书，心无旁骛，这才能考得状元，当上宰相。《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说，孔夫子生而在而今，也要做举业，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古人说“温故而知新”。我不容易看到新书、新刊物，不大了解中外学术新进展，无法作专门之学，只好“温故”。是不是也能“知新”，自己不便判断。下面再略略谈一点对读书的想法。

我从小到老学语言一种又一种，兴致不衰，但是没有一种可以说是真正学会了，自己嘴上讲的和笔下写的中国话也在内。语言究竟是怎么回事？越学越糊涂。就广义说，语言是交流信息的工具。那么动物也可以说有语言，甚至植物也在互相通过香气之类中介交流信息。太阳、星辰、河外星系都在不断向我们发信息。但是语言总是指人类的语言。这不仅仅是中介或工具。人类社会创造了商品，却又产生所谓“商品拜物教”。是不是有“语言拜物教”？不敢说。人能创造工具，但工具一被创造出来，它就独立于人之外。好像上帝创造了人以后，或则说人创造了上帝以后，被创造者就不完全服从创造者，创造者就不能完全认识被创造者了。于是被创造者往往还会支配无知的创造者，创造者会受被创造者支配而自己不知道。这个创造者和被创造者（造物）的关系是人类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也是自然界对自己内部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关系。人类语言是特殊的工具，是特殊的通讯工具，是特殊的交流信息并能指使行动的中介。一个人对自己讲的话也不能知道它的全部意义，就是说，只能知道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能完全知道别人听了以后所理解的意思。一句话讲出以后就不属于讲话的本人了，它同时属于听话的人了，也就是独立出去了。这好像人类创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不能由自己意志去支配它们一

样。浮士德召了魔鬼来，就得受魔鬼支配。问题在于他和魔鬼之间订下的是什么契约。这往往自己也不知道。语言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魔鬼。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和它订下的是什么样的不可抗的契约。弄清楚了，我们便能支配魔鬼了，也算是得救了吧？

我小时候读过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译的拜伦的《哀希腊》诗的一段，至今还记得：

马拉顿山前啊，山容缥缈。
马拉顿山后啊，水波环绕。
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
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这大概是从日文转译的，很不准确，但仿佛是拜伦化身为梁启超用汉语曲调重写的，写给清朝末年的人读的。当时英国诗人拜伦的声名从欧洲各国一路响到了日本和中国。苏曼殊的诗句有“独向遗编吊拜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现在更为大家熟悉。可是拜伦的诗却长期没有译出多少。等到出来了很忠实的翻译时，拜伦的诗已经不能那么激动人心了。

郭沫若译的歌德的《浮士德》的开篇独白那几句，我小时候读过，也至今还记得：

哲理呀，法律，医典，
甚至于神学的简编，
我都已努力钻研遍，
毕竟是措大依然，
毫未见聪明半点。